

短篇小說

本報自第六十五號起。逐期譯載美國短篇小說名家歐亨利（O. Henry）之遺作。此項遺作。最新發現。約有百餘篇。現方陸續發表於西報。而本報陸續迅譯付刊。幸讀者特別注意之。

編者識。

信服

（美國歐亨利著）

朱維基譯

好斯頓地方住着一個少婦。伊特別的有福氣。因為伊有女財神的禮物。看伊的外貌很美麗。活潑而機警。並且有很難形容却很能盡惑人的絕色。那是普通人所謂

個人的吸力了。伊雖然生在這孤獨的世界上。受了不少身心上的仁惠。伊却不是一只專講時式的花蝶。伊雖然又受了許多羨慕伊者的諂媚。伊却不因此而驕傲。

伊有一個親密的朋友。一個外貌清潔。易感而老實的少婦。關於奧妙的人生問題。這個少婦常常是伊聰慧的顧問。

一天。伊對這聰慧的朋友馬麗安說道：『我很想設法尋出。在我那些諂媚的求婚者中間。誰是誠實而純正的。男人是這樣的騙子。他們給我這樣沒限制的稱讚。對我背誦這樣的甜言蜜語。我簡直不知道他們中間誰的心是誠實的』馬麗安說道：『我告訴你一個方法

。他們明天晚上有幾個人來看你時。你可朗誦一篇詩劇。然後告訴我各人對於你的努力。怎樣發表他的意見。』

那少婦深以為然。到了星期五的晚上。約有半打少年在客廳裏周旋。伊便自請朗誦。伊一些沒有戲劇的才能。但伊却站起來朗誦完了一篇長詩。有不少的姿勢和雙波的轉動。心胸上也用手按了不少次數。伊表現得很壞。一些不管演說和表情的規則。

後來。伊的朋友馬麗安詢問伊。人家怎樣的領受伊的努力。伊說道：『啊。他們都四面圍住我。好像充滿着無上的快樂似的。湯姆。亨利。傑姆。和却利都狂喜着。

■最小第七十五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七十五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他們說馬麗安特生也不能及。他們說他們從來不曾聽見過他人讀得這樣有戲劇的魄力和情感。』馬麗安問道：『沒有一個人不讚你嗎？』

『只有一個人叫做朱德人的。埋坐在椅子裏。一些不拍手。我背誦完後。告訴我。他替我擔憂。為我一些戲劇的才能都沒有。』

馬麗安便說道：『現在你曉得誰是誠實而純正的了。』

那美麗的女子眼睛裏射出深情之光來。說道：『曉得了。這個試驗是一個完全的成功。我痛恨那不討好的朱德人。我立刻要去研究戲劇了。』

女子的不幸

周浩泉

這是三年以前的事。

許清芬也是一個好人家的兒女。伊十六歲上。便在無錫本鄉一箇女子高等小學裏畢了業。伊父母都是沒有主意的老年人。明年的春上。就把伊嫁給一個同鄉的兒子做媳婦。可憐伊發育還未充足。智識還未開足。况是自幼嬌養。便自此拋了家鄉。離了父母姊妹。陌生生地入那不孝之門。

伊夫家雖然同鄉。但是寄居滬城。伊阿翁却在無錫經營。一年難得幾回還家。所以家務一切。都由阿婆做主。伊丈夫是個獨養兒子。尙在某師範學校裏讀書。照這樣的家庭。既沒有傾軋的妯娌。又沒有尖嘴的小姑。似乎可以免得一切

不快的事情了。那知天下的事情。往往出乎情理之外。伊畢生的命運。就送在那萬惡的阿婆手中。伊阿婆的年紀雖已四十幾歲。却還塗脂抹粉。打扮得整整齊齊。天天出外。到半夜後纔還家。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有時與之所至。也便不還。伊阿婆因只有伊一人在家。所以不許僱用女僕。可憐伊日間做了許多洗掃烹飪的事情。晚間還要當那守門之職。有一次因為工作疲勞。貪睡未醒。失了伊開門之職。便受着一頓痛罵。說伊不孝阿婆。不盡婦道。枉為懂理的女學生。伊聽着那裏敢回嘴。只得忍氣吞聲。回房飲泣。等到伊丈夫星期六還家的時候。纔把一腔怨氣略

一年半苦

影縮頁一之的後年七十

應酬。隨後說與伊新娘怎樣的美麗。酒看怎樣的豐盛。伊呆呆聽着，不作一聲。伊的女兒把話講完了。伊還側耳聽着，只響出兩聲。

從此斜陽將沒的時候，霞霞河旁又添了一種點綴品。就是那新婚夫婦的並肩雙影。柏夫人每從隔河的玻璃窗中，隔着紗幔向外偷看他倆。常見他倆手攀柳枝，口吻微動，一舉手一投足，都在都含情意。有時兩人隱身在大柳樹背後，走得格外相近。動作却看不清楚。柏夫人也不忍細瞧，勉強掉頭回來。恰巧伊女兒的目光對準伊的面龐，使伊不得不低下頭去。如此情形不止一次。弄得露茜也莫名其妙。

(二) 寶書

一個月中這寂寞村中來往的信件也不滿二十封。所以郵差每天算有兩班却走得很快。有要寄信

◎全書二百餘頁

◎實價大洋七角

廉售大洋四角

◎寄費不加

◎郵票通用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
良晨好友社發行

略傾訴。可是伊恐他生氣噪鬧。反被外人訕笑。所以有許多冤屈。尚未盡說。伊丈夫對伊雖還恩愛。但是處於這家庭專制束縛之下。那有抵抗的能力。至多也只能灑幾點同情之淚罷了。這一晚小夫婦倆的舉動。不。怎樣被伊阿婆知道了。從此。不許伊丈夫每星期六回家。罵伊迷惑他。荒棄他的學業。那年的年尾。伊阿翁回滬度歲。不免對於此事微有所聞。當時就向他老妻勸了幾句。他老妻聽了。非但不認。並且惡狠狠地又對伊罵了一場。罵伊在阿翁面前說刁話。離間伊老夫妻的感情。其實非惟伊沒有說過。就是伊丈夫。伊也不許他在他老父面前說過一

聲。從此伊阿婆益把伊當作眼中之釘。這樣的歲月。伊再也不能過了。也顧不得夫家的面子了。便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伊父母。訴伊所經歷的苦處。說伊並非不要替父母爭氣。怎奈實在受不住這樣的磨折。并且還哀求着要替伊想個脫身之計。親生的兒女。誰不痛惜。伊父母接信之後。十分悔恨當初不應該將親生女兒送入火坑。隔了幾日。便推託有事。將伊接還家中。後來伊不願再回夫家。情願求學以謀將來自立。伊父母沒法。只得將伊和伊姊姊一同送入上海西門某女學讀書。不料腹中早已有孕。未到半年。十分膨脹。因此暑

假後只得不住校中。伊阿翁得了這消息。便命伊丈夫領伊回去。當時伊雖不願。可是為大義所逼。父母的勸告。為私情所動。丈夫的哀求。伊就不得不隨着丈夫還上海。唉！求學自立之願未達。火坑重墮。這不是伊做女兒的不幸麼。從伊重還夫家之後。伊阿婆的冷嘲熱罵。比前格外厲害。并且將伊去後所用的女僕辭歇了。一切洗滌等事。仍命伊做。伊本想和伊反口。但想起了父母臨別時的叮囑。無論怎樣。終須忍着。替他們爭口氣。只得低首含淚。百不開口。可是表面雖這樣。心裏那裏受得起。況是腹中已有了七八個月的孕。

■最小第七十五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七十五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因此不到一月。便淹淹氣出一病。病時丈夫又不在家。伊阿婆那裏肯替伊請醫生。不過重又喚了一個女僕來罷了。但是喚這女僕的用意。並非服侍伊的病。是因為沒有人洗燒的關係。等到伊丈夫回家。請醫診治。病勢已重。在這寒熱交作之下。腹中胎兒那裏捱得過。就在伊丈夫回家後第二日的晚上。小產下來。剛纔產下來的時候。還能啼哭。可是因在腹內受了飢餓。已瘦得不像模樣。又兼無乳哺喂。一切失之當心。隔了幾天便死了。伊的病勢本已凶厲。就是那產兒好好地活着。恐也難救。現在經此一擊。正似火上加油。和催命符一般。便在當天的晚上。離了這污

濁世界。苦惱家庭。去追尋伊可愛的產兒於地下了。

遺作

周振聲

王雨庭是一個著名的言情小說家。他一生做成的言情小說。不下幾百篇。就是偶然做幾篇社會小說。也出色到十二分。可是他已經死了。愛讀王先生著作的人。都惋惜到了不得。

王先生生前。家况就不甚富裕。每天做幾千個字來養活他一家四口。正合着「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一句話。就是撰述各雜誌上的長篇。也是做一段領一次酬金的。說也希奇。他死了已經三年哩。然而遺稿在各雜誌上。却時時有得發見。有人說王先生在世時。既有

這許多存稿。何不賣些錢。使用用手頭或藉此可得寬裕些。更有人說。王先生另有別的用處。或者預備刊單行本占獨利的。這種議論。大家都信口開河的談談罷了。我和王先生的兒子俊人是同學。有一天。到他家裏找他閒談。恰巧俊人不在家。他家僕人見我來此。已慣。請我在書室裡坐一下。說他家小主人快要回來的。我守候着沒事做。走到書桌邊看看。却見桌上攤着一幅未完的稿紙。題下顯未乾。我正在詫異萬分。俊人來了。我連忙離開桌旁。而俊人似已察出我的情形了。他面孔紅了一紅。把桌上的稿紙塞入抽屜。回頭裝着笑容對我說道。『我們是老朋友了。』我坦然說道。『必守秘密。但你自已做得也不弱於先人。為什麼不以此自顯呢。』俊人雙手作勢。成一圓洞形。表示給我看。接着搖頭微歎一聲。

新趣味

●內容小說摘目
狗與婢：張瘦鵲
不如死：張瘦鵲
舊情書：張瘦鵲
這朋友：張瘦鵲
飛烟：張瘦鵲
不幸的好消息：張瘦鵲
十字黨：張瘦鵲
換腦的講究：張瘦鵲
骨頭：張瘦鵲
一個罪惡的店徒：張瘦鵲
封血和淚的信：張瘦鵲

每部三冊。大洋七角。函購寄費不加。郵票通用。

良晨友好社發行

綠窗潑墨

◎久已馳名的枕綠雜作集
◎內容小說筆記詩文俱有

▼全書一百頁廉價一角四分
▼寄費不加良晨友好社發行

愛個絲光

是張枕綠的社會小說集

●內容
夥友之面。畢業文憑之代價。
電光裏。將來國民之母。牌與
爺。無錢之罪等十三篇。
●點綴
瘦鵲作序。鈍根題簽。棟繪
X光照魅圖封面。
●廉價
每冊祇售大洋一角四分。
●發行所
上海良晨友好社。

招登廣告

▼高三英寸
▼橫二英寸
▼一格地位
▼即如此式

倘承函詢竭誠奉覆

萬奇全書

此書內容。搜集泰西又奇又趣的實事實情。共一百六十件。編成一冊。令人讀了。便不拍案稱奇。也要嘖嘖稱怪。好奇者快讀此奇書。

▼廉價每冊大洋一角四分
▼上海良晨友好社發行

將來的舞臺上

理想派劇集

朱天石著。內容劇本十七種。廉價每冊祇售大洋七分。寄費不加。此書最新出版。▼上海良晨友好社發行

良晨

撰述者 張枕綠張舍我何海鳴徐卓呆周瘦鵲胡寄塵范烟橋諸君。

內容 短篇小說約三十篇。雜作二十餘篇。

廉價 每部五冊。祇售大洋一角四分。寄費不加。
發行所 上海良晨友好社。



閒文欄爲助讀者興趣而設。容載俏皮論文。遊記。事記。專談。專評。詩詞。笑話。種種小品文字。並綴種種插畫。讀者可隨意投稿。
閒文欄內附有(談言微中)一個小欄。專備讀者以疑難事件。投函質問。由編者爲之解答。

爲人子。

一件交易

田鳴皋

醫生 先生。早安。你召我來有何貴幹。

少年 (囁嚅着)我……請先生來是……求令媛的婚。

醫生 這什麼樣嗎。你的胃口可好。

少年 不很好。

醫生 脈息怎樣。

少年 當我……想着伊的時候。是很快快的。不想着便弱了。

醫生 心房的跳躍怎樣。

少年 想着了伊便很劇烈的。

醫生 娶了伊罷。你的病不久就可好了。請付兩元診金給我。

兩個乖乖

張枕綠

馮玉祥崇奉耶教。當然承認上帝是他的父。他自承是上帝的兒子。上帝是永遠和平慈愛。不作惡事的。自然馮要崇奉他爲父。以便假冒爲善。奈何馮的狐狸尾巴終顯原形。坍了上帝的台不少。上帝不

會開口說話。或者登報聲明驅逐劣子的。只得隱忍着代人受過了。至於曹錕的劣跡。已彰彰在人耳目了。吳將何取於曹。而自承爲其長子呢。難道預備一反馮某所爲。將假冒爲惡。以施行其禍國利民的懷抱麼。吳雖狡猾。不見得會如此想入非非罷。嗚呼。人之患在好

最小第七十五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七十五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我想安亭

童心園

瘦鵲先生。做了一篇「我想蘇州」。刊在星光集裏。生花妙筆。寫得好不有趣。我讀了。不覺頓時彈動了我思鄉心絃。婢學夫人聊塗一篇「我想安亭」以自慰。我是安亭人。是一個刮刮叫的真安亭人。我家裏雖然遷移到上海。已有八九年。但我所講的言語。仍還脫不丟帶着三分安亭的土音。無論那一個暑假或寒假。我總到安亭去一遭。藉可以遊玩遊玩。望望親戚們。但今年暑假。爲了喫飯問題。所以一脫離了學校生活。就急急地在商界裏謀了一個位置。沒有回去。既然這樣。豈不要把我年年去慣的安亭想煞嗎。

焦山全景



錫嘯最近攝

我想安亭。我總要想到八年前十一歲時候的我。同了隔壁姚家的敏生。赤了脚。在池塘裏攀魚。一個不當心。滑了一交。把全身的衣服都浸濕。立起來好如一只落湯雞。回到家裏。還給父親敲了十下手心。

我想安亭。我總要想到菩提寺裏的圓脚和尚。走起路來活像一個纏了三寸金蓮的小脚女人。據說是暑天赤了脚。研西瓜。刀落下來截去的。但我終不信。怎樣兩隻腳截得能巧。一樣只去了五只腳指呢。

我想安亭。我總要想到在歸震川書院讀書的時候。散了課。同了一般同學。到後面三曲橋邊水洞裏。

素

素精乃素果素菜之精華已
經上海醫院醫務長夏慎初
先生給予證書保證淨素純
潔有益衛生之品復經社會
名人保證認為養生健胃之
和味料家居旅行送禮宴會
均甚相宜

精

功效 調羹引味 養胃補生
優點 完全淨素 毫無腥味
滋養豐富 裝璜典雅
價目 小瓶三角 大瓶六角
各大南貨食物店均有經售
上海北京路敦貽里
大純公司謹啓
電話中央七九三八

口尊處亦需印刷否？

良晨好友社承印部。承印書籍報章。一切零星印
件。即日承印。排式美觀。印刷清晰。出貨迅速。
定價低廉。約期不誤。外埠委印。代為細校。郵送
之費。敝處擔任。有意委印者。請將需印之件。加以
說明。函寄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承印部。當即開呈
估價單。商訂辦理可也。（本埠駕臨面洽尤妙）

交通印刷所

南市電話五一六

承印各種鉛石印件

別開生面的 罐頭食物

冠生園罐頭菓汁牛肉。
送禮欸客。佐餐下酒。旅
行路菜。美味馨香。食之
快樂無上。
每罐大洋三角五分。
各處均有代售。

發行所 上海九畝地
冠生園

良晨箋

是一種美術的信箋
簡凡作畫枕綠題字
印有紅色藍色二種
通常寫信極為合宜
分贈親朋費少惠厚
每五百張廉售七角
承索樣張當即寄奉

良晨好友社總發行

小地位

鄙人現欲徵求良晨週報全份長青週刊全份願割
愛者當以小說雜誌相酬報寄上海愛文義路三十九
號葉子淵啓
本社代售「最短之短篇小說」。此書胡寄塵先生所
著內容十餘篇。均極有價值之作。每冊實價大洋
三角。寄費在內。良晨好友社白
本社經理天津「鵲聲週報」。該報每份二張。零三
分。定閱半年二十五期。大洋五角五分。全年五十
期。大洋一元。寄費在內。第四期報已到。良晨好友社白

摸烏龜蛋。見了水蛇的肚皮。認定是龜蛋。摸了進去。給他嚇得直跳起來。生了幾天病。

明伶俐。我喜得張開了口。倒在伊們懷裏。笑個不住。伊們用溫柔的手。把我頭髮或頰上。輕輕地撫着。有時還要俯下頭來吻我呢。

祇裏。走到門口。却被看門和尚查見。急得連包袱都丟在廟裏了逃走。這事已隔了七八年了。但我總不能忘記。現在雖欲仍去偷他

潘魯斯否與無名女耶箋

你不要怕啊。你不能與我相愛了。你從前說的安慰之詞那能算實在。我今年失敗的機會又增添了。你可以說是安琪兒。也可算是魔鬼。魔鬼勝過安琪兒罷。你稱我為誘惑者。恐怕這三字加諸你身才切合呢。你不是以香餌來引我嗎。——以我為無知小魚——引我上鉤而跳躍在天空水面間。隨你心所欲為嗎。但你不高興而割斷釣索。讓鈎子跌在我口中時。我到那裡去找這漁人呢。再會罷。我已與你割絕情緣。也不談情愛。但我卻要另去結識一位女朋友咧。

憐恕我。我傷心極了。傷心的緣故實在不少啊。

潘魯斯否。

景·吉·森·譯

同玩的隣家姊妹們。每當暑天晚上。在庭中乘風涼的時候。和我坐在伊們的膝上。教我學唱着那鄉間的山歌。我學會了。就便讀我聰

我想安亭。我總要想到菩提寺裏許多花花綠綠大大小小的泥佛。我會同我第四個哥哥。偷了十殿閻王上的二個牛頭馬面。兜在包

幾個來玩玩。但可惜做我幫手的哥哥。在四年前故世了。我想安亭。我總要想到那四月初一出會時的一個鄉下大姑娘。伊一

■最小第七十五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七十五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雙近視眼。遠遠地見了一副臺閣。以為是老爺的轎子到了。急得拚命的合掌拜着。及至臨近。伊纔看清楚。立即縮手。但已引得旁人笑得前仰後跌了。伊羞得沒法。只得向熱鬧的地方鑽了進去。我那時很悔。沒有給伊介紹到精益眼鏡公司去。配一副合光的眼鏡。我想安亭。我總要想到城隍廟裏的老爺。給我們幾個小孩子。把石子擲壞了一只眼睛。他們的家裏。都急急的備了許多香燭和牲禮。命小孩子跪在老爺面前。許願賠罪。獨有我家裏。因為貧窮。買不起香燭牲禮。所以沒有去賠罪。他們說我不長命。一定要給城隍老爺捉去的。但我現在已活到了十

九歲。老爺卻仍沒有來捉去。連脚底都沒有給他抓過。難道他忘了麼。我想不是。也許那老爺寬宏大量。大人不記小人之過罷。我想安亭。我想着安亭許許多多的事物。我到了安亭。自然不想我了。我不在安亭。才想安亭。那麼我還是不在安亭。可使安亭種種。時時在我腦海裏迴旋着。

▲一個銅元所驅使

楊錫時

電車經過老拉圾橋的時候。跳上一個人來。他胸口張着。現出黑色皮膚。算是勞工的一塊招牌。他四面望了幾望。現出恐怖的颜色。他明白這是頭等車。這一跳可弄錯了。他急忙要跳下去。但他立刻又縮脚。似乎悟得一個銅板。不足抵得他生命的危險。他好像犯了法的罪人。站在月臺上候決。他額上的汗。格外流得和水一般湧。沉悶的車中。頓時多了一個視線的目的。「骨達」一聲。三等門開了。賣票的喊着。『過來過來。』那位苦力先生似得了救命星一般。含羞帶跑。匆匆的走到三等座中去了。賣票的還罵了幾聲。算是這段喜劇的末幕。我始終也想不到一個銅板的力。如此之大。我更希奇那賣票的。竟看得出這位苦力先生。是不像頭等車內的人物。賣票的雖然罵他。他卻服服貼貼的依從。好像這段事實是預先排好的差不多。唉。偌大的電車。昂藏的人。竟都是為一個銅板所驅使者。